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呂留良全集

9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中華書局

俞國林 編

呂留良全集

9

22/4/2029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七

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嘗與友人言。秀才不會應變處事。只是窮理工夫缺欠。纔講作用便非。孔子曰我戰則克。豈作用之謂也。孟子此章正要如此看。蘇老泉好談兵。著權衡各十以擬孫子。此意便低。若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而公羊以爲雖文王之戰不是過。亦真腐儒之論耳。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節

封疆正所以域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兵革正所以威天下。不以云者。正非弛關去險銷兵之謂。只要人和得道乃可耳。

黃淳耀文經營天物者。必收億兆之心。駕馭羣雄者。務集區中之

呂子評語卷二十一

一

上綱

勢云云。評此策士謀併之言。非孟子所謂得道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策士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講人和。都是五霸假之爲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所意之人和也。故孟子特下得道二字。見人和之本。謂得王者之道。實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不是要多助而求得道。這些子上便是王霸之分。而作爲亦別。於此不清楚。正墮策士權謀圈襪中。此漢唐之所以終不能返於三代也。陶菴喜史學習于功利作用。故未免夾雜。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孟子一生宗旨也。陳臥子文直以奸雄權詐作用當之。正與孟子作敵矣。多助之至二句。止是申論多助。義無兩層。

附此章文

大賢以王道言兵。凡言兵者皆詘矣。夫天時地利固戰勝之具也。而必勝不如人和。人主可不思得道以致之哉。且天高地下。人生其間。紛爭而不得和。而戰之事以起。而所以戰之術以深。凡皆以求勝也。然有百戰百勝而不勝之理自在。及未嘗一戰而必勝之理又自在。豈其爲術特殊與。抑求勝於戰之內。不若求勝於戰之外也。求勝於戰之時。又不若求勝於戰之先也。自君子不言戰。而天下之言戰益多。自天下爭言戰。而君子之言戰益少。遂疑天下之不善戰者莫君子若矣。而吾謂天下之至善戰者則莫如君子。何則。天下求勝於戰之內與戰之時。則曰天時。曰地利。曰人和。君子求勝於戰之外與戰之先。則曰得道。天下言天時。言地利。亦言人和。其視人和猶之乎天時地利也。先有一必戰之意以求人和。故生聚教訓之法。霸者用之。屢盛而

屢衰其盛者人和也。其衰者不得道之人和也。君子言得道亦言人和。其視人和。非猶夫天時地利之人和也。先有一不戰之意。以求人和。故仁漸義摩之事。王者用之。愈隱而愈顯。其隱者得道也。其顯者得道則人和。而天時地利亦環至而立效也。自天下言之。天時地利人和無異也。而吾以爲大異也。天時雖精。等而下之。至不得與地利等。地利雖險。推而上之。亦僅可與天時抗。以言乎人和。則皆不如也。夫六神七殃。不廢吉凶。伊闕孟門。不棄形勢。然人和可以得天地。而天地不可以得人和也。不然。以弱小而或受久遠之圍。以富強而僅效堅壁之計。宜多易奏之功矣。而不勝者如是。委去者如是。則何故哉。謂其不如誠哉。其不如也。自君子言之。人和其要也。而吾以爲尤有要也。天下誰能助我者。而自我多之。則已不勝其多。天下誰非助我者。

而自我寡之。則并不止於寡。惟至於得道。則無不勝也。夫關梁要害。不忘修謹。稱干比戈。不廢明威。然人和而有恃之地利。亦得道而有不求之人和也。不然。以仇敵而生肘腋之中。以腹心而望河山之外。宜多相悖之理矣。而所順者如是。所畔者如是。又何故哉。謂其必勝。誠哉其必勝矣。蓋天時地利。亦爲有國之需。而得道人和。自具兼收之效。則天下之至善戰者。尚有過於君子哉。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其道矣。

孟子將朝王章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節

堯舜之道。全從此心做出。君不能致敬於臣。則不尊德樂道。不足與有爲。臣不致敬於君。則不能陳善閉邪。格君心使之正。此二典開口便說。欽哉也。孟子之不敢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

之本。方見不敢與下敬字中內聖外王體用具在。

平生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守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是舍却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事君卽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於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時敬齊宣云然。是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

熊伯龍文非其道也。聲色貨利之私。凡可以陷溺其心者。衆有口而莫能防。云云。**評**非道不陳。是反激語。以起下敬字。此寔講得除仁義二字外。凡爲富強功利一切淫辭邪說。生心害政者。都是非字中眷屬。都是拂性蔽聰之說。非字不敢字。更字字著實。**文學**孔子之祖述。旣不得不有他途並進之憂。欲齊王如反手。又不得不有抵掌侯王之事。**評**語錯入枉尺直尋去。一見諸侯而大以王小以霸。且以爲不可。若欲齊王而不得不抵掌侯王。

然則趨朝又何害。不幾反與章意相左乎。此亦不過做陳于王前四字。而下語稍不照管。便有病。

姜廷樸文不陳堯舜之道。必有非堯舜之道以佐其邪。而一陳非堯舜之道。反或借堯舜之道以文其說。**評**楊墨同非桀紂。陸王亦稱孔孟。新莽荆公亦說周禮。

非字要看。此一字中有許多功利縱橫邪說在。

不敢中有許多委曲。陳字中有許多責難。陳閉作用。

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卽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亦有無數門庭。法語與言。潛移默奪。可知孟子有多少苦心大用。

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定做到堯舜。看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卻是褒獎尊頌。乃後世之敬。非孟子之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君

呂子言言卷二十一

四

上編

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

道對王便是堯舜。卽是諛語。道料王不能到堯舜。便非責難。看後云見王退而有去志。則齊宣之不合也久矣。

曰豈謂是與節

分明說尊有三意中卻只有一。分明說各自爲尊意中卻互相爲尊。三字中有平勢。又有側勢。方得孟子當下語脈。

孟子未嘗輕爵也。但爵止居其一耳。

呆講爵尊不得。竟說爵不尊亦不得。重說朝廷不得。輕說朝廷亦不得。只於朝廷下加一則字看。便字字靈活矣。

講德字。須見鄒國學問源流。人但以功效設施作夸大語。只說出俗儒一肚皮寒乞相來。非孟子之所謂德也。

人亦知以爵齒形德。然爵齒中又有賓主。爵爲德之對。齒卻是德之佐。彼爵齒同貶者粗矣。

故將大有爲之君節

艾南英文大有爲之君。蓋嘗卑身戢翼。以觀天下之變。**評**漢唐英雄行徑。豈可與語尊德樂道之君。**文**視其臣。皆吾平昔等夷。而常以握手定交。結草莽之知。**評**一發與尊德樂道無涉。纔著此見。定到殺戮功臣矣。**文**其君臣所蚤作而夜思者。固不必公庭之是咨矣。**評**如此則非則就之。乃或就之耳。不知不召之臣。乃師傅。非佐相功臣也。大有爲之君。其所謀卽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以師禮事之。非脫略儀節以示契密爲英雄作用也。此文全不道著。只演得一齣雪夜訪趙普耳。

湯之於伊尹節

惟有不可召之臣。故君不敢召。

景丑以不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召。何其敬也。責難陳善。亦正孟子之敬王也。

管仲二字微讀。看得管仲一文不直。下不可召。說得管仲崖岸斬然。中間且猶兩字。躍然而出。

亦非極詆管仲。總要跌醒。且猶二字耳。

孟子之平陸章

黃淳耀文距心何罪。皆齊王之罪耳。**評**亦是各當其罪。距心烏得無。但須分首從耳。

衰亂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委耳。孟子兩說。能使各正己罪。其義正在不相借處。謂大夫之罪本于王。推勘未嘗不是。然有失出

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節

陳子龍文賑卹者救荒之末策也。評至論文惟人主於平時慎選循良假之事柄使之勤心於田疇耕稼以阜其源而又精計於貴賤盈縮以制其變雖遇凶歲可無飢民矣何必遠恃人主之帑哉。評極是然須從人主正心誠意親君子遠小人始不然也難。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節

則必兩字緊接上受字來只好於未受前審度不得于既受後商量。

求牧與芻應無不得而字一轉頓然色沮故而字前極鬆活而字一轉便窘而字前極擺脫而字一轉便呆其呆且窘者無他只

孟子平吾家二十七

孟子

七

上篇

要逼出反諸其人一條生路與他耳。

天下大禍皆釀成於巧宦士大夫但講做官不復知有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不復知用救民之官以致生靈塗炭害貽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法爲之。

附此節文

齊臣自有得爲之責。罕譬焉而知愧矣。夫大夫則未有所得爲者也。非反諸其人。卽立視其死。牧且有然。而曰爾何無罪與。嘗謂國家受才臣之患。不若受庸臣之患深。何則。才臣之患在敢爲。天下共見其喜功之多敗。故雖有可原之心。而其罪彰。庸臣之患在不敢爲。天下且共白其尸位之無他。故雖有甚深之禍。而其罪隱。夫庸臣亦不自意其至此也。惟避害之計切。而匡濟之術無聞。持祿之念深。而進退之義不立。故阿世苟容。其患甚。

於殘忍刻薄之所爲。而庸臣之學術。長爲屬於民生國步之間。以平陸大夫論。有大夫所得爲者焉。有大夫所不得爲者焉。有大夫所不得爲而自有其得爲者焉。而大夫槩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嗟乎。其果無所得爲也哉。夫老羸之轉。有轉之者也。壯者之散。有散之者也。此非大夫之所得爲也。然有所得爲者。在未轉與散之先。卽老羸之轉。雖欲不轉焉而不可得也。壯者之散。雖欲不散焉而不可得也。此真非大夫之所得爲也。然不得爲而自有其得爲者。在旣轉與散之際。當未轉與散之先。固有爲之求之一法焉。蠲租賑恤之德。沮格於下施。亦請之之無術也。悉草野之隱微。而呼號爲可信。審政府之通計。而措置爲可行。豈非所得爲者乎。而大夫曰否。此未知服官之難者也。有成例焉。不可以瀆告。有上旨焉。不可以逆撓。於是舉其不欲求

與不善求之私而并責其罪於朝廷。則求之一法廢矣。然既轉與散之際。尚有反諸其人之一法焉。貪殘刻吝之政。因循於已壞。亦爭之之無人也。不以膏脂事權貴。則去就可輕。不以催科博殿最。則進退自裕。豈非不得爲而自有得爲者乎。而大夫曰否。此未盡仕宦之巧者也。將沽名乎。無以保首領。將植節乎。無以長子孫。於是隱其不肯反與惟恐反之意。而盡諉其罪於功令。則反之一法又廢矣。譬之爲人牧焉。既不求夫芻牧。又不反其牛羊。主者不以爲非。牧人不以爲疚。齒骼蔽野。寵眷不衰。僚友徒屬。轉相秘授。蓋自受事之始。以迄報績之終。獨有立而視其死之一法爲極良耳。言及此。距心之罪。不可掩矣。不得爲而遂無所爲。何貴乎有康濟之略。謂是勢之無可如何也。無可如何之勢。忠臣以之盡瘁。鄙夫卽以之養奸。若之何浚民之生爲。

大夫養奸地也。且有可爲而終無所爲。何貴乎有明哲之謀。謂是情之必不得已也。必不得已之情。烈士以之殉身。僉壬卽以之誣祿。若之何斂民之命爲大夫誣祿計也。然而幸也。大夫其猶知乃罪也。進無以匡時。退無以潔已。惟此引咎難安。猶足愧包羞集詬之倫。然而惜也。大夫其僅知乃罪也。進無以匡時。退無以潔已。雖或撫躬自悼。卒成夫玩世詭時之學。嗚呼。此距心有距心之罪。不得上歸於王。故王亦自有王之罪。亦不得下移於距心也哉。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章。

首節

今旣數月矣。數月前。數月中。蚺鼃尚有寬解。旁人尚有觀望。卽從寬解觀望。盡頭處。轉出旣字來。數月日日有責任在。不是忽然